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八

賜去第兵部集議院有御史轉湖北湖南地方軍務兼提舉等職都尉世宗

宋紀一百十八

起張罔大荒落正
月盡七月凡七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七年

金天會十五年

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曰朕獲

奉丕圖行將一統每念多故惕然于心將乘春律往臨

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播告遐邇俾迪朕懷 置御

前軍器局於建康府歲造裝甲五千矢百萬以中侍大

夫岷州觀察使行營中護軍忠勇軍統制楊忠閔充提

點仍隸樞密院及工部 金主朝大皇太后於明德宮
初用大明歷 甲子命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先
往建康趣繕行宮及按視程頓 丙寅帝諭大臣曰昨
日張浚呈馬因爲區別良否優劣及所產之地皆不差
張浚曰臣聞陛下聞馬足聲而能知其良否帝曰然聞
步驟之聲雖隔牆垣可辨也凡物苟得其要亦不難辨
浚曰物具形色猶或易辨惟知人爲難帝曰人誠難知
浚因奏人材雖難知但議論剛正面目嚴冷則其人必
不肯爲非阿諛佞倂固寵患失則其人必不可用帝以
爲然 己巳詔江東宣撫使張俊特賜御筵時俊自軍

中來奏事復還泗州 癸酉翰林學士兼侍讀朱震引
疾乞在外官觀不許先是董弁免官震乃白張浚求去
徽猷閣待制胡安國問之以書遺其子徽猷閣待制寅
曰子發求去未免晚矣當公輔譏上若據正論力爭則
進退之義明今不發一言默然而去平生讀易何爲也
於是安國自上奏曰士以孔孟爲師不易之至論然孔
孟之道不傳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
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
由戶也夫頤之文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
之方入德之序鄙言怪語豈其文哉頤之行則孝弟顯

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高視濶步
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
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大防莫不薦之頤有易春秋傳雍
有經世書載有正蒙書惟顥未及著書望下禮官討論
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仍詔館
閣哀其遺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
戊寅吏部尙書孫近兼史館修撰尋又兼侍讀 開
州團練使帶御器械權提舉宿衛親兵劉錡權主管馬
軍司并殿前步軍司公事 辛巳韓世忠奏已還軍楚
州帝因諭淮陽取之不難但未易守張守曰必淮陽未

可進故世忠退師張浚曰晉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于
受以要害之地不可失也淮陽今劉豫要害之地故守
之必堅帝曰取天下須論形勢若先據形勢則餘不勞
力而自定矣正如奕碁布置大勢既當自有必勝之理
癸未翰林學士兼侍講陳與義參知政事資政殿學
士新除提舉體臬觀兼侍讀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詔宥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樞
密使副宰相仍兼樞密使其知院以下如舊自元豐改
官制而密院不置使名宣政間鄧洵武以少保知樞密
院其後童貫以太師蔡攸以太保鄭居中以少師皆領

院事中興因之至是張浚將引秦檜共政以其舊弼不可復除執政官於是浚自兼知樞密院事改兼樞密使丙戌詔以知州軍諸郡通判各六十一闕歸吏部用左右司奏也於是堂除郡守之闕一百九通判之闕八十丁亥閣門祇候充問安使何蘄承節郎都督行府帳前準備差使范寧之至自金得右副元帥宗弼書報道君皇帝寧德皇后繼逝張浚等入見于內殿之後庶帝號慟擗踊終日不食浚奏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讐深恥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

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爲晚也帝猶不聽浚伏地固請乃
進少粥是日百官請行宮西廊發喪故事沿邊不舉哀
特詔宜撫使至副將以上卽軍中成服將校哭于本營
三日止時事出非常禮部長貳俱闕而新除太常少卿
吳表臣未至一時禮儀皆祕書省正字權禮部郎官孫
道夫草定 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爲樞
密使一應恩數竝依見任宰相條例施行 命內侍梁
邦彥提舉欽奉几筵 戊子爲太上皇帝寧德皇后立
重 已丑帝成服于几筵殿倣景靈宮分前後設幄宗
室各以其服服之三日除 詔降諸路流以下囚一等

內闕般情輕者降配釋杖以下 辛卯詔百官禁樂二
十七日庶人三日行在七日宗室三日外間禁嫁娶用
太常請也 二月癸巳朔百官上表請遵易月之制詔
外朝勉從所請其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者朕悉於
宮中之 丙申夜太平州火丁酉鎮江府火先是僞
齊劉豫遣姦細縱火於淮甸及沿江諸州于是山陽儀
真廣陵京口當塗皆被其害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軍于
當塗郡治其府被焚軍需帑藏一夕而盡太平州錄事
參軍呂應中當塗丞李致虛悉以燔死致虛時攝縣事
後求得其屍尙握縣印事聞詔鎮江府太平州各給米

二千石賑民之貧乏者應中致虛皆官其家一人已
亥小祥百官五拜表請聽政許之 庚子帝始御几筵
殿西廡之素幄召輔臣奏事張浚見帝淡陳國家禍難
涕泣不能興因乞降詔諭中外詔曰朕以不敏不明託
於士民之上勉求治道思濟多艱而上帝降罰禍延于
我有家天地崩裂諱問遠至朕負終身之戚懷無窮之
懼凡我臣庶尙忍聞之乎今朕所賴以宏濟大業在兵
與民惟爾大小文武之臣早夜孜孜思所以治 詔幸
建康令有司擇日進發 右文殿修撰主管亳州崇道
觀王倫爲徽猷閣待制充奉使大金國迎奉梓宮使武

節郎閣門宣贊舍人高公繪爲武經大夫達州刺史副
之賜裝錢如前數仍加賜鉅帛各二百兩匹起復湖
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以親兵赴行在翼日內殿引對
飛密奏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人無知者及對帝諭曰
卿言雖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退參
謀官薛弼繼進帝語之故且曰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
開諭之辛丑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令中外侍從
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自復賢良方正科久未有
應者至是張浚乞因災異降詔上從之賜修武郎朱
弁家湖州田五頃弁初副王倫北使十年未歸倫爲之

請於是詔諸郡杼恒奉使未還魏行可郭元邁

建炎二年十一月

月洪皓龔璣

建炎二年五月

崔縱郭元

建炎二年七月

杜時亮宋汝爲

建炎三年七月

張邵楊憲

建炎三年九月

孫悟卜世臣

建炎三年十一月

家屬

各賜錢三百緡

壬寅行宮太常寺言仲春薦獻諸陵

乞依乾興故事權易吉服內祀祭天地及諸大祀亦

依時日排辦從之先是有旨未祔廟前停宗廟祭享及

中小祀故禮官以爲請

丙午詔內中祖宗神御殿權

制畢遇節序等酌獻如舊

庚戌吏部尙書孫近等請

謚大行太上皇帝曰聖文仁德顯孝廟號徽宗於是監

祭御史已上先集議而後讀謚于南郊用翰林學士朱

震給事中直學士院胡世將請也自是遂爲故事 辛
亥大祥詔俟至建康日奉安太廟神主于天慶觀天章
閣神御于法寶寺 癸丑禪祭先是几筵朝夕上食各
五十品自是減爲三十 甲寅改諡寧德皇后曰顯肅
乙卯百官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許之 直徽猷閣湖
北京西宣撫副使司參謀官薛弼請褒靖康以來盡節
死難之臣詔州郡於通衢建立廟廷揭以褒忠之名朝
望致酒脯之奠春秋修典禮之祀使忠義之血食無
窮詔樞密院三省賞功房開具自靖康元年以來不以
大小文武吏士應緣忠義死節之人姓名取旨 丙辰

帝始御優殿素杖在庭上服淺黃袍黑鈿帶望之若純素羣臣莫不感動 丁巳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爲太尉賞商虢之功也翼日陞宣撫使飛威名日著淮西宣撫使張俊益忌之參謀官薛弼每勸飛調護而幕中之輕者復教飛勿苦降意於是飛與俊隙始深矣飛時畱行在未去遂衛帝如建康 己未帝發平江府以舟載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几筵而行將發召守臣章誼升舟奏事上每旦乘輦詣几筵前焚香宿頓亦如之 庚申帝次常州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乞在外官觀先是議者謂光世昨退

保當塗幾誤大事後雖有功可以贖過不宜仍握兵柄
又言其軍律不整士卒恣橫張浚自淮上歸亦言光世
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請賜罷斥以
儆將帥帝然之光世聞之乃引疾乞祠帝曰光世軍皆
驍銳但主將不勤月費錢米不貲皆出民之膏血而不
能訓練使之赴功甚可惜也大抵將帥不可驕惰若日
沈迷於酒色之中何以率三軍之士後三日親筆答光
世曰卿忠貫神明功存社稷朕方倚賴以濟多艱俟至
建康召卿奏事其餘曲折并俟面言時上賜諸將詔書
往往命浚擬進未嘗易一字 辛酉帝發常州壬戌次

呂城間 三月癸亥朔帝次丹陽縣京東宣撫使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遂衛帝如建康 甲子帝次鎮江府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以所部赴行在詔沂中總領彈壓車駕巡幸一行事務 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湖北京西宣撫司都統制王貴落階官爲棣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賞功也統制官中侍大夫武奉軍承宣使牛皋亦落階官爲建州觀察使 乙丑詔駐蹕及經由州縣見久紹興五年以前稅賦竝與除放 丁卯尙書吏部侍郎呂祉試兵部尙書陞兼都督府參謀軍事顯謨閣直學士梁汝嘉試戶部侍郎仍兼

巡幸都轉運使 權戶部侍郎劉寧止權吏部侍郎

己巳帝發鎮江府乘馬而行晚次下蜀鎮 庚午帝發

道中望几筵舉輦在前恐趣行頓撼駐馬久之晚宿東

陽鎮 辛未帝次建康府賜百司休沐三日時行宮皆

因張浚所修之舊寢殿之後庖園皆無上既駐蹕加葺

小屋數間爲宴居及宮人寢處之地地無磚面室無丹

雘 壬申詔軍旅方興庶務日繁若悉從相臣省決卽

於軍事相妨可除中書門下省依舊外其尙書省常陳

事權從參知政事分治合行事令張浚條具取旨浚奏

欲張守治吏禮兵房陳與義治戶刑工房如已得旨合

出告命敕劄與合關內外官司及緊切批狀當副臣依舊書押外餘令參知政事通書從之 癸酉祕閣修撰知建康府葉宗諤率在府文武官入見輔臣奏事畢率百官詣几筵殿焚香手詔降建康府流罪已下囚及鬪殺情輕者釋杖已下建康府太平宣州紹興五年以前稅賦及五等戶今年身丁錢以又免建康府五等戶科數一年太平宣州半年 時中原遺民有自汴京來者言劉豫自猊麟敗後意沮氣喪其黨與攜貳金人謂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王師之來朝廷因是遂謀北伐岳飛謂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眾橫截金境使敵

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可復張浚不以爲然會劉光
世乞奉祠飛乃見帝請由商虢取關陝欲併統淮右之
兵帝問何時可畢飛言期以三年帝曰朕駐蹕於此以
淮甸爲屏蔽若輟淮甸之兵便能平定中原朕亦何惜
第恐中原未復而淮甸失守則行朝未得奠枕而卧也
丙子召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上所
纂春秋傳翰林學士朱震乞降詔嘉獎帝曰安國明于
春秋之學向來偶緣畱程瑀而出可召之浚曰若安
國乃君子之過於厚耳小人必須觀望朱震上旨
帝曰安國豈得爲小人俟其來當置之講筵故有是命

仍用金字遞行 賜都督府摧鋒軍統制韓京金東帶
戰袍鉞箭錦先是虔寇劉宣犯梅州京引所部解圍遂
至惠州之河源討軍賊曾衮衮挺身出降故有是賜
丁丑宰臣率文武百僚遙拜淵聖皇帝畢詣常御殿門
進名奉慰自是未祔廟皆如之 同知樞密院事沈與
求進知院事 已卯尊宣和皇后爲皇太后先是帝諭
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安處翰
林學士朱震乃奏引唐建中故事乞遙上寶冊且言陛
下雖從權宜而退朝有高世之行謂宜供張別殿遣三
公奉冊以伸臣子之志冊藏有司恭俟來歸詔禮官條

具太常少卿吳表臣請依嘉祐治平故事俟三年禮畢
檢舉施行乃先降御札播告中外焉 起復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降授雄州防禦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
王彥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解潛既罷彥亦不自安因
乞持餘服故有是命彥入辭帝撫勞甚厚曰以卿能牧
民故付卿優郡行卽召矣將行又錫以金帶詔彥軍併
隸權主管馬軍司公事劉錡於是錡始能成軍 辛巳
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兩浙西路安撫制置
大使兼知臨安府呂頤浩爲少保兼行官留守頤浩比
至臨安處事甚有緒豪右莫敢犯禁時已命百司漸赴

行在所謂畱守司名存而已 召觀文殿學士提舉萬
壽觀兼侍讀行宮畱守孟庾赴行在 甲申少保護國
鎮安保靜軍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
世爲少保仍三鎮舊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
時光世入見再乞罷軍且以所管金穀百萬獻于朝乃
以其兵屬都督府而有是命張浚因分光世所部爲六
軍令聽本府參謀軍事呂祉節制 丁亥通侍大夫武
康軍承宣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落階官爲相
州觀察使劉光世旣罷軍都督府以德提舉訓練諸將
軍馬故優擢焉 乙丑禮部大常寺言今歲當行大禮

而郊天法物未備國朝故事仁宗皇祐五年南郊嘉祐
元年恭謝四年祫祭七年明堂蓋嘗踰九年而不再郊
將來大禮請合祭天地於明堂祖宗竝配兼祀百神於
禮爲優詔行明堂大禮令有司條具以聞 是春金右

監軍完顏昌居祁州都監宗弼自黎陽歸燕山完顏杲

居雲中尙書左丞高慶裔以賊下大理寺

致異高慶裔之得罪金史

不言其由今從繫年要錄書之又要錄於春間卽書左
副元帥潘王宗弼据金史則昌宗弼俱以十月進封要
錄誤也夏四月壬辰朔詔築太廟於建康以臨安府太

廟充本府聖祖殿 甲午少師萬壽觀使劉光世特許

任優居住從所請也光世遂居溫州 丙申權主管侍

衛馬軍司劉錡奏以前護副軍及馬軍司見在通爲前後左右中軍及游奕凡六軍每軍千人共爲十二將從之前護副軍卽八字軍 丁酉徽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高公繪入辭倫自平江至建康凡四召對帝使倫謂金右副元帥魯國王昌曰河南之地土國旣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而去帝因倫行附進皇太后淵聖皇帝黃金各二百兩 中書言宇文虛中朱弁奉使日久宜有支賜以慰忠勤詔賜虛中黃金五十兩綾絹各五十匹龍鳳茶十斤并黃金綾帛各三十兩匹茶六斤樞密使秦檜言孫傅張叔夜家屬在金中甚貧

願因偷行有所賑給詔賜金如虛中之數 壬寅太常少卿吳表臣權尙書禮部侍郎 丁未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解官持餘服張浚嘗與飛論淮西事浚曰王德淮西軍所服今欲以爲都統制而命呂祉爲督府參議領之何如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勢所必爭呂尙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事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張宣撫何如飛曰暴而寡謀且瓊素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耳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馭之浚艱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哉卽日乞解兵柄歸廬墓

帝不許

攷異繫年要錄作飛過江州上疏自言與宰相議不合求解帥事今從十將傳

庚戌

命兵部侍郎張宗元權湖北京西宣撫判官往鄂州監

岳飛軍

王子張浚辭往太平州淮西視師浚因論劉

光世以八千金爲回易沈與求曰臣聞光世之去嘗語人以陶朱公自比是誠可以致富矣浚等論范蠡之賢人所難及帝曰蠡固賢朕謂於君臣之義猶未盡也

先是左司諫陳公輔請對上因語及岳飛所奏公輔退上書言昨親奉聖語說及岳飛前事采諸人言皆謂飛忠義可用然飛本麤人凡事終少委曲臣度其心往往謂大將或以兵爲樂坐延歲月我必勝之又以劉豫不

足平要當以十萬橫截金境使金不能援勢孤自敗則
中原必得此亦是一說陛下且當示以不疑與之反復
詰難俟其無辭然後令之曰朝廷但欲先取河南今淮
東淮西已有措置而京西一面緩急賴卿飛豈敢拒命
前此朝綱不振諸將皆有易心如劉光世雖罷而受寵
以少師坐享富貴諸將皆謂朝廷賞罰不明臣乞俟張
浚自淮西歸若見得光世怯懦不法當明著其罪使天
下知之亦可以警諸將也 詔羣臣俟耐廟畢純吉服
卒哭日建康臨安府禁屠宰三日大小祥諸路州縣禁
樂七日屠宰三月初禮官奏百官卒哭日純吉服左司

諫陳公輔請令且服黑帶以俟梓宮之還如梓宮未還須小祥後又乞百姓禁樂三年帝曰禁樂固當但念細民以樂爲業者無以衣食耳事下禮官討論至是條上禮官言卒哭禁屠樂無故事然卒行之二都蓋帝指也
癸丑贈直祕閣楊邦乂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三頃於是樞密院奏邦乂忠節顯著宜極褒崇帝曰邦乂忠烈如此顏真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乂爲朕死節不可不厚褒以爲忠義之勸故有是命
五月乙丑帝與輔臣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耳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

用燕兵破齊而騎劫代之則爲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秦檜曰陛下論兵可謂得其要矣初劉光世之罷也以其兵隸都督府而檜與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意以握兵爲督府之嫌乞置武帥臺諫觀望繼亦有請乃以相州觀察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爲都統制德光世喪將故就用之 丙寅詔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趣遣所募西兵初命益於團集人內選三路少壯人二千兼家赴行在專充扈衛益言已遣統押管顏漸部兵千人出峽故命趣之 壬申詔禮官條具舉行文宣武成王煬惑壽星岳瀆海鎮農蠶風雷雨師之祀用太常

博士黃積厚請也文宣王以春秋二仲并從祀凡九十
八武成王及從祀凡六十三皆用兩少牢滎或以立夏
其禮與文宣王皆如感生帝壽星用秋分岳瀆鎮海用
四立日及夏季之土旺先農以孟春先蠶以季春之巳
日風師以立春後丑日雷師以立夏後申日自壽星以
下皆用酒脯 甲戌殿中侍御使石公揆言今以詞賦
經義取士而攷校者慮不能兼通陞黜安能得實今歲
科場望令諸路轉運司取詞賦經義兩等各差攷官從
之 己卯廣西進出格馬帝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
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帝因論春秋列

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于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吳
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吳亦自有馬今必于產馬之
地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詔禮部討論大火之祀先
是行在多火災言者論國家實感炎德用宋建號康定
間固古商邱佗爲壇兆以閏伯配大火之祭多事以來
地在敵境望詔有司卽行在所每建辰戌出納之月設
位望祭從之用酒脯 己丑名徽宗皇帝神御殿曰承
元 詔殿前司行營右護軍後護軍竝許置都副統制
庚寅尙書右僕射張浚言和靖處士尹焞緣叛臣劉
豫父子迫以僞命焞經涉大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

趙蜀臣常延請至司與之晉接觀其所學所養誠有大
過人者今陛下博采羣議召寘經筵而焯辭免新命未
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遣初
焯行至九江會諫臣陳公輔請禁伊川學焯復辭曰學
程氏者焯也浚乃顯言其學行請趣召之焯猶不至

是月僞齊陷隨州 六月辛卯朔改諡惠恭皇后曰顯

恭 癸巳右司諫陳公輔入對面奏興復之策因言眾
論謂南兵不可用帝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敗于周瑜
淝水之戰苻堅敗于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卒
敗吳王兵彊諸國亦豈北方士馬耶 乙巳知樞密院

事沈與求卒特輟視朝二日贈七官爲右銀青光祿大夫卽湖州賜田十頃上將臨奠其家辭而止與求再執政僅數月未及有所建明後謚忠敬 戊申兵部尙書兼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往淮西撫慰諸軍祉初在建康每有平敵之志張浚大喜之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欲罷之參知政事張守以爲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欲改圖須得有紀律聞望素高能服諸兵官之心者一人乃可浚曰正爲有其人故欲易之也時祉亦自謂若專總一軍當生擒劉豫父子然後盡復故疆及光世罷乃命祉先往淮西直祕閣詹至聞之遺浚書曰呂尙書之

賢固一時選然于此軍恩威曲折羽翼成就恐不得比
前人兼此軍今已付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鄺瓊輩故等
夷恐其下有不能平者願更擇偏裨素爲軍中所親附
者使爲德副以通下情會社還朝而瓊與其下八人列
狀訟德于都督府且乞回避都督府謂德爲直寢不行
瓊等又訟于御史臺德亦言瓊之過乃詔德還建康以
所部一軍隸都督府復命社往廬州節制之社將行賜
以鞍馬犀帶象笏撫諭甚寵皆非從官故事中書舍人
張燾見浚言社書生不更軍旅何得輕付浚不從社又
辟都督府準備差遣陳克自隨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與

克厚謂之曰呂安老非馭將之才子高詩人非國士也
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是行也危矣哉亦弗聽社
克皆畱其家以單騎從軍安老社字子高克字也 庚

戊金尙書左丞高慶裔轉運使劉思有罪伏誅

（攷異）繫年要錄

云是夏金左副帥魯國王昌等以內起大獄各不之草
地遴暑太帥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維乞免官爲庶人以
贖尙書左丞高慶裔之罪金主不從斬慶裔於會寧市
慶裔臨刑宗維與之哭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今日豈
至此蓋慶裔嘗教宗維反也山西路轉運使劉思河東
北路轉運使趙溫訊坐累當誅東京畱守宗雋與溫訊
善匿其斷罪之命以俟赦乃得免其餘連坐甚眾皆宗
維之黨按要錄誤以宗翰爲宗維所載行事多傳聞之
訛宗翰爲金重臣金史稱其定熙宗之位爲精誠之發
乃要錄於熙宗之立謂宗翰有自立之謀高慶裔之誅
又謂慶裔嘗教其謀反皆當日
評善之詞不足據也今不取

乙卯左司諫陳公輔

權尙書禮部侍郎 己未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
權尙書禮部侍郎 秋七月丁卯起復太尉湖北京西
宣撫使岳飛遣屬官王敏求來奏事初飛請解官未報
乃以本軍事務張憲攝軍事憲在告而權宣撫判官張
宗元命下軍中籍籍曰張侍御來我公不復還矣直寶
文閣新知襄陽府薛弼在武昌未上請憲彊出臨軍憲
諭羣校曰張侍郎來由我公請也公解軍政未久汝輩
乃如此公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敕使起復我公矣
張非久聞者眾遂安帝命參議官李若虛統制官王貴
詣江州敦請飛依舊管軍如違竝行軍法若虛等至東

林寺見飛具道朝廷之意飛乃受詔赴行在張浚見飛具道上之眷遇且責其不俟報棄軍而廬墓飛具表待罪帝慰遣之將行帝謂飛曰卿前日奏陳輕率朕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遣太祖所謂犯吾法者惟有劔耳所以復令卿典軍任卿以恢復之事者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也飛得帝語意乃安至是遣敬求來奏事委曲感恩云非官家保全何以有今日翼日帝以其語諭輔臣秦檜不悅王申張浚以旱乞率從官禱雨又乞弛役慮囚等數事因奏如浙西諸郡及宣州廣德軍八形未覺旱如鎮江建康地形高最覺闕雨上曰朕患不

知四方水旱之實官中種兩區稻其一地下其一地高
昨日親闔之地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須精加祈求庶幾
數日間得雨也時方盛暑浚一日坐東閣參知政事張
守突入執浚手曰守向言秦舊德有聲今與同列徐攷
其人似與晉異晚節不免有患失心是將爲天下深憂
蓋指樞密使秦檜也浚以爲然 辛巳張浚等奏禱雨
備至未獲休應帝曰應天須以實如恤刑弛役之類當
要有實惠可及民者朕曉夜思之如積欠一事爲民之
害甚大比因移蹕所過州郡下謁除之令民間極喜可
將紹興五年以前稅賦積欠及其它逋負議謁之庶幾

少蘇民力浚等退而條具悉施行焉 金太保領三省

事晉國王宗翰薨宗翰決策制勝有古名將風薨年五

十八

（攷異）宗翰有大功熙宗優禮宗室而於宗翰之薨不聞加以恩數繫年要錄云以高慶裔死恚怒絕

食縱酒而死疑傳聞之過也傳倫十四年薨今從紀

甲申調諸路民戶紹興五

年以前欠租其坊場淨利五年正月以前所負亦除之

建康府居民貧病者舁之藥死者助其葬 乙酉權戶

部侍郎王俛請就建康權正社稷之位詔從之 丙戌

夜金京師地震封皇叔宗雋宗固叔祖暈皆爲王 丁

亥金汰兵興濫齎 戊子詔諸路州縣逃亡民戶未開

墾田畝通限八年輸全稅

執政論漕臣能否因及向子諲帝曰元帥舊僚往往淪
謝汪伯彥實同艱難朕之故人所存無幾伯彥宜與優
叙張浚奏曰臣等已商量俟因大禮取旨更得親筆數
字爲明帥府舊勞庶幾內外孚信帝曰俟到九月當復
與郡伯彥之未第也嘗受館於王氏秦檜從之學而浚
亦伯彥所薦故共贊焉 乙未少保江南路宣撫使張
俊爲淮南西路宣撫使盱眙軍置司保成軍節度使主
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爲淮南西路置制使開州團練
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錡爲淮南西路制置副
使廬州置司時呂祉至廬州而鄭瓊等復訟王德於祉

社諭之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
向前倘能立功雖有大過彼亦能闊畧況此小嫌疑乎
於是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靳賽兵權乃命二帥往淮
西召瓊等還行在 權尙書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參議
軍事權湖北京西路宣撫判官張宗元爲徽猷閣待制
樞密都承旨岳飛復任宗元乃還旣對遂有是命 丙
申尙書戶部員外郎霍蠡轉一官用權湖北京西宣撫
判官張宗元奏也蠡在鄂州應副岳飛軍錢糧宗元言
其奉公守正故特遷焉先是飛數言軍中糧乏乃命蠡
按視至是蠡言飛軍中每歲統制統領將官使臣三百

五十餘員多請過錢十四萬餘緡軍兵八千餘人多請過一千三百餘緡總計一十五萬餘緡於是右正言李誼言蠹職在出納理當究心然慮檢點苛細若行改正初合支券錢六萬餘貫才省九萬緡而已望令依舊勘支務存大體以副陛下優恤將士之意 戊戌張浚進呈顯謨閣待制知荆南府王庶復徽猷閣直學士帝曰庶嘗云今天下不專用姑息要當以誅殺爲先謂朕太慈聞仁宗皇帝嘗云寧失之太慈不可失之太察此祖宗之明訓也今百姓犯罪自有常法何以誅殺爲先乎浚等曰聖人三寶一曰慈未聞以慈爲戒也庶學識淺

陋不知大體浚因奏僞齊尙用本朝軍器帝曰祖宗有
內軍器庫在闕門幾百所弓弩器甲不可勝計及軍器
庫在酸棗門外數亦稱此原祖宗置庫有內外之異及
弓弩弦箭亦各異藏分官主之皆有浚意陳與義因奏
頃爲澶淵教官嘗見甲仗甚盛日久不用往往朽敗帝
曰此等物得不用亦美事也 鄺瓊叛執兵部尙書呂

祉祉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淮西轉運判官韓璉舊
在劉光世幕中光世待之不以禮至是諸校或以罪去
祉聞瓊等反側奏乞殿前司摧鋒軍統制吳錫一軍屯
廬州以備緩急又遣璉詣建康趣之瓊聞頗有異志統

制官康淵曰朝廷素輕武臣多受屈辱聞齊皇帝折節下士士皆爲之用眾皆不應相視以目先是統制官王師晟于壽春挈營妓去其家訟於社時將士方不安社之政師晟乃與瓊及統領官王世忠張全等謀佯亂社之乞罷瓊與靳賽也其書吏朱照漏語于瓊瓊令人遮社所遣置郵盡得社所言軍官之罪瓊等大怒曾被旨易置分屯淵乃曰歸事中原則安矣詰朝諸將將晟謁社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景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社見之大驚欲走不及爲瓊所執有黃衣卒者以刀斫瓊中背瓊大呼

曰何敢爾顧見有執鐵槌者瓊取以擊李斃于階下瓊
親校已殺景于廳事又殺都督府同提舉一行事務喬
仲福及其子武畧大夫嗣古統制官劉永衡遂執閤門
祇候劉光時率全軍長驅以行至州東樓下社謂瓊曰
若社有過失當任其咎奈何如此負朝廷軍士縱掠城
中而去時直徽猷閣前知廬州趙康直祕閣修撰知廬
州趙不羣皆爲所執旣而釋不羣歸蓋不羣至官未旬
日無怨憾於軍中故也瓊遂以所部四萬人渡淮降劉
豫 辛丑帝聞淮西失守手詔賜酈瓊等曰朕躬撫將
士今逾十年汝等力殄仇讎殆將百戰比令入衛於王

室蓋念久戍於邊郵當思召汝還歸方加親信豈可輒
懷反側遂欲奔亡儻朕之處分或未盡於事宜汝之誠
心或未達于上聽或以營壘方就而不樂於遷徙或以
形便旣得而願奮於征戰其悉以聞當從所便一應廬
州屯駐行營在護軍出城副都統制以下將佐軍兵詔
書到日以前犯罪不以大小一切不問竝與赦 壬寅
兵部尙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爲鄜瓊所殺先一日
瓊與其眾擁社次三塔距淮僅三十里祉下馬立棗林
下謂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眾逼祉上馬祉曰死則
死此爾等過去亦豈可保我也軍士聞之有傷感咨嗟

者瓊恐搖眾心乃急策馬先渡淮至霍邱縣令統領官
尙世元殺社世元以刃刺社且顧統領官王師晟師晟
不肯社罵瓊不已遂碎首折齒死年四十六於是直徽
猷閣趙康亦爲所害世元斬社首示瓊瓊標之木末從
者江渙取而埋之主管馬軍司公事劉錡殿前司摧鋒
軍統制吳錫尋至廬州以兵追之不及帝遣樞密都承
旨張宗元往招叛卒制置使楊沂中聞瓊已渡淮乃遣
人持羊酒相勞苦於是銷復還濠州 甲辰手詔觀文
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趙鼎
充萬壽觀使兼侍讀疾速赴行在是日張浚畱身求去

位帝問可代者浚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遂令浚擬批召鼎檜謂必薦已退至都堂就浚語良久帝遣人趨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浚始引檜共政旣同朝乃覺其包藏顧望故因帝問及之 乙巳僞齊劉豫得鄜瓊降報大喜先是豫聞南師移屯遣僞戶部員外郎韓元英乞師於金主以南師進臨長淮爲詞欲併力南侵金主不許至是類冒馳報喜旗至言淮西百姓十餘萬來歸附已交收器械甲接納矣豫乃命粉飾門牆增飾仗衛以待其至又命僞戶部侍郎馮長寧爲接納使僞皇子府選鋒統制李

師雄副之 戊申權禮部侍郎吳表臣言科舉校藝詩賦取其文策論取其用二者誠不可偏也然比年科舉或詩賦稍優不復計策論之精粗以致老成實學之士不能無遺落之嘆欲望特降諭旨今年秋試及將來省闈其程文竝須三場參攷若詩賦雖平而策論精博亦不可遺庶幾四方學者知所向慕不徒事於空文皆有可用之實輔臣進呈帝曰文學政事自是兩科詩賦止是文詞策論則須通知古今所貴於學者修身齊家治國以治天下專取文詞亦復何用 乙卯詔來年禮部奏名進士依祖宗故事要不臨軒策試權吏部侍郎陳

公輔入見請罷經筵策士等事以爲三年之內凡涉吉禮者皆未宜講故有是詔 己未刑部尙書胡交修等奏以故尙書左僕射韓忠彥配享徽宗皇帝廟庭 詔自今當講日只令講讀官供進口義更不親臨講筵以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恐日臨講筵有妨退朝居喪之制故也 九月辛酉申命吏部審量崇觀以來濫賞初范宗尹旣免相遂罷討論及是復開坐二十四項凡調官遷秩任子皆令吏部審量以聞自是追奪者眾矣起復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初效用張所爲河北招撫使見而奇之用爲中軍將所以斥死飛欲厚報之

至是請以明堂任子恩官其子宗本仍依近例改補文
資從之 甲子攝太傅張浚率百官上徽宗皇帝顯肅
皇后謚冊于几筵殿 丁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
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皆入見議移屯命俊將所部自
盱眙移屯廬州時俊軍士皆以家屬行而官舟少參知
政事陳與義請賜僦舟錢萬緡帝曰萬緡可惜其令楊
沂中以殿前司官船假之 詔泗州并盱眙縣仍舊隸
京東以張俊移屯故也 庚午張浚言已具奏解罷機
政所有都督府職事別無次官交割詔交與樞密院
辛未百官受誓戒于尙書省帝易吉服先是權禮部侍

郎陳公輔請先期一日盡哀致奠奏于太上皇帝以將
有事於明堂暫假吉服既奏然後卽齋宮入太廟行明
堂事畢服喪如初 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章誼試戶
部尙書兼提領樵貨務都茶場 壬申特進守尙書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監
修國史張浚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攷
何氏歸史云淮西之叛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
罪又論者謂當日降制無貶詞攷要錄載朱震行制詞
曰春秋之義責備于股肱賞罰之公必先于貴近朕行
法而待人以恕議罪而不忘其功用能全君臣進退之
恩成風俗忠厚之美粵有定命告于外庭張浚頃當奮
身事朕初載入勤王室位冠樞機出捍疆陲謀專帷幄
乃隣宿望俾踐台司期左右于一人庶贊襄于萬務屬
者式遏戎寇經理淮端番休禦倚之師要戍乘遺之將

而乃撫御失當委付非才卑心乖離卒伍以叛邳傳杳
全駭聞怨怒之情封奏踵來請正失謀之罪然念始終
之分察其平昔之懷許上印章還休真第錫名祕殿肅
示眷私於戲柯邑遣兵鄧禹致威權之損街亭違律武
侯何貶抑之深向繼前修勉圖來效是當日制詞原無
甚責讓所以轉啟後人之譏議也要錄不載言路論罪
之疏今給事中胡世將試尙書兵部侍郎先是趙鼎
仍之

言臣蒙恩召還經帷方再辭而復遣使宣押臣感涕且
泣至西興又奉宸翰促行且諭以圖治之意臣無地措
足然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
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黨惡
如趙鼎胡世將周祕陳公輔陛下能用之乎陛下於此
或難則臣何敢措其手也咎姚崇以十事獻之明皇終

致開元之盛臣何敢望崇而中心所懷不敢自隱惟陛下擇之疏入上爲徙世將於是公輔等相繼補外是日鄺瓊至汴劉豫御文德殿見之僞授瓊靖難軍節度使知拱州閭門祇候劉光時爲大名府副總管統制官趙四臣爲歸德府副總管統制王世忠爲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賚爲左軍統制以次諸將爲諸州副鈐轄餘授準備使喚之類正軍廩給皆不及朝廷之數人人悔悞獨瓊以爲得策具言南師必欲北征具告以諸軍虛實豫入其言復遣僞戶部侍郎馮長寧乞師於金 癸酉詔三省事權從參知政事輪日當筆竢除相日如舊受

不分治常程事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伏覩陛下
移蹕建康將遂恢圖之計近忽傳淮西軍馬潰叛鄺瓊
等迫脅軍民事出倉卒實非士眾本心亦聞半道逃歸
人數不少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然度今日
事勢恐未能優有舉動襄陽上流卽日未有戎馬侵攻
臣願提全軍進屯淮甸萬一柝僞窺伺臣當竭力奮擊
期于破滅詔獎之 罷諸路軍事都督府合行事竝撥
隸三省其錢物令三省樞密院同共椿管遂併入激賞
庫 甲戌張浚落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宮觀 丙子觀
文殿大學士左正奉大夫萬壽觀使兼侍讀趙鼎爲守

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鼎再相進
四官異禮也前一日鼎至行在帝召對于內殿首論淮
西事鼎曰方得報時臣在遠不得效所見少補萬分今
固無及然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浸議謂因罷劉光
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驕縱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
爲人所窺帝以爲然 特進張浚言臣荷陛下知遇出
入總兵將近十年其所施爲不無仇怨臣今奉親偕行
去家萬里汎然舟寄未有定居望許臣都督府脩差使
臣四員存畱親兵五十人以備緩急如蒙俞允令所在
州於上供錢米內應副許之自趙鼎召歸浚每以回鑾

爲念洎罷政登舟諸人往餞猶以此言之秦檜起曰檜
當身任果有此議卽以死爭之其後檜卒無異論 戊
寅帝致齋于射殿 左朝散郎魏良臣知漳州詔廬州
壽春府居民遭郿瑄擄掠者皆蠲其稅一年 己卯帝
酌獻聖祖于常朝殿特詔尙書左僕射趙鼎侍祠 庚
辰朝饗太廟上顯恭皇后改謚冊寶 辛巳合祀天地
于明堂太祖太宗竝配受胙用樂赦天下故事當喪無
享廟之禮而近歲景靈宮神御在溫州率遣官分詣至
是禮官吳表臣奏行之 召少師萬壽觀使榮國公劉
光世感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赴行在 甲申

故武德郎行營左護軍中軍準備差使薛抃特贈二官祿其家二人以都統制王德言其不從叛而死也 乙酉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李陽煥薨子天祚立陽煥在位九年 丁亥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張宗元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宗元本一富人初無才能張浚喜其優佞獎偕提挈亟躋從班今當溪引不能贊佐之咎自爲去計可也而乃隨眾詬罵力詆其非故細之 中書言川陝宣撫使吳玠於梁洋勸誘軍民營田今夏二麥並約秋成所收近二十萬石可省饋餉詔獎之 戊子開州團練使權主

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兼淮西制置使劉錡知淮西宣撫使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仍兼制置副使張俊既還行在朝議復遣之俊欲毋往臺諫交章以爲淮西無備可憂趙鼎獨顯言於眾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使敵騎直臨江岸吾無所懼惟是安靜不動使人罔測渠未必輒敢窺伺何至自擾擾如此倘有它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久在泗上勞役良苦還未閤月居處種種未定乃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於是議者卽欲還臨安起居舍人勾濤直前奏事言今江淮列戍猶十餘萬若委任得人尙可用力當此危疑詎宜輕退示弱以

生敵心因薦錡以所部守合肥帝從之時主管殿前司
公事淮西制置使楊沂中亦已還行在在淮西者錡一
軍而已帝以馬步二帥竝闕乃命沂中兼之 是月僞
齊戶部侍郎馮長寧以劉豫之命乞兵於金主且言鄜
瓊過江自效請用爲鄉導併力南下金主慮其兵多難
制陽許之遣使馳傳詣汴京以防瓊詐降爲名立散其
眾先是徽猷閣待制王倫奉使至歸德府豫授館鴻慶
官遲之不遣檄取國書及問所使何命倫答以國書非
大金皇帝不授而所命則祈請梓宮畱彌旬金廷使至
倫始渡河見金帥完顏昌宗弼于涿州具言劉齊營私

民怨之狀且其忍負本朝厚恩若得志寧不負上國時
金人已定議廢豫頗納其言 冬十月庚寅朔詔依舊
間一日開講筵 丁酉徽猷閣待制新知永州胡安國
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趙鼎進呈因言安國昨進
春秋解必嘗經聖覽帝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雖問
用傳注能明經旨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
居禁中亦自有日課早朝退省閤臣僚上殿章疏食後
讀春秋史記晚食後閤內外章奏夜讀尙書率以二鼓
鼎曰今寒素之士豈能窮日力以觀書陛下聖學如此
非異代帝王所及帝曰頃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

不必甚畱意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它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時亂政朕自以學書賢於它好然亦不至廢事也 戊戌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先是帝謂趙鼎曰浚悞朕極多理宜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帝曰勤王固已賞之爲相也功過自不相掩鼎又曰浚之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謀欲施之際豈不思慮亦安能保其萬全儻因其一失便寘之死地後雖有奇謀妙筭誰敢獻之此事利害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帝意解翼日乃有是命 趙鼎之初相也帝謂

曰卿既還相位見任執政去畱惟卿鼎曰秦檜不可令
去張守陳與義乞罷帝許之檜亦畱身求解機務帝曰
趙與卿相知可以必安檜至殿廬起身向鼎謂曰檜得
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 戶部員外郎霍鑄自鄂州赴
行在詔引對 是日僞齊遣兵侵泗州守臣起復閤門
宣贊舍人劉綱率官軍拒退之尋詔綱領文州刺史
庚子都官員外郎馮康國乞補外趙鼎奏自張浚罷黜
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畱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
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望陛下垂察帝
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

夫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 文州團練使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右軍第一將高傑除名勒停本軍自效傑醉擊隊官統制巨振笞之傑怒自斷其指韓世忠以聞故有是命 是日有星殞于僞齊平康鎮壕寨官賁百祥見之謂人曰禍在百日之內劉豫問可禳否曰惟在修德豫怒以爲誑斬于市 辛亥權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請以諸路所起禁軍弓弩手揀刺上四軍趙鼎等因論及南兵可教張守曰止是格尺不及耳帝曰人猶馬也人之有力馬

之能行皆不在驅幹之大小故兵無南北顧所以用之
如何耳自春秋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上國遂霸諸侯
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至周瑜之敗曹操
謝元之破苻堅皆南兵也 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汪伯彥復資政殿大學士用中書檢舉也 甲寅
武翼郎行營左護軍部將張世安爲鄺瓊所殺特贈武
節郎官其家二人 乙卯金以左監軍昌爲左副元帥
封魯王以宗弼爲右副元帥封潘王先是知樞密院事
時立麥屨以年老請解職至是致仕 丁巳以中書舍
人傅崧卿權尙書禮部侍郎常同試禮部侍郎 閏月

癸亥趙鼎奏張俊措置河道事帝曰俊每事必親臨所以有濟帝因言朕每論將帥須責其挽弓騎馬人未知朕意必謂古有文能附眾武能威敵不在弓馬之間抑不知不能弓馬何以親臨行陳而率三軍使之赴難況今時艱將帥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時俊以全軍還行在帝欲令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鼎曰淮西寂然無驚似不必爾外間僞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向勿問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帝以爲然 甲戌戶部尙書章誼等請用禮官議爲徽宗皇帝作主祔廟詔恭依 己卯龍圖閣待制知處州劉大中試禮部尙

書徵猷閣直學士知荆南府王庶試兵部侍郎 辛巳
觀文殿大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
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趙鼎奏檜已叶議回蹕臨安
綱聞知上疏三省乃檢會綱累乞宮觀奏章行下時未
有代者綱懲靖康之謫乃具以本司積蓄財穀之數聞
於朝廷自是不復出矣 壬午詔臨安太廟且令畱存
初以行在建康故以太廟爲本府聖祖殿是時將回蹕
宗廟祀典不可久曠遂依明德皇后故事行理重虞祭
祔廟之禮 癸未復漢陽縣軍用湖北京西宣撫使岳
飛奏也尋以右奉議郎通判鄂州孔戊知軍事 乙酉

趙鼎言比得旨復置茶馬官舊有主管至提舉官凡三等帝曰俟擇得人當攷其資歷命之尋以左中奉大夫直祕閣張浚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牧公事自趙開後茶馬無專官者近十年先是知熙州吳玠常取茶至軍前博馬因以易珠玉諸無用之物帝聞之數加戒飭故復置官領其事 戊子詔應淮西脫歸使臣不候整會去失竝先次支破本等請給如有冒濫卽坐以法初淮軍中諸使臣爲酈瓊劫去至是復歸者甚眾有司以文券不明例降所給趙鼎與執政議不合乃密白于帝曰此曹去僞歸正當優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使棲棲有

不足之歎帝卽批出各還其本於是人心欣然來者相繼鼎因奏事人言來春去畱之計望要畱聖慮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意恢復帝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事多矣此等議論不足恤也十一月甲午用戶部尙書章誼請初置贍軍酒庫于行在命司農寺丞蓋諒主之賜浙東總制錢五萬緡爲釀本其後歲收息錢五十萬緡李心傳曰二十九年七月內外二庫共收三十萬緡三十年二月癸亥增置新中庫又收二十萬緡乙巳金右副元帥潘王宗弼執僞齊尙書左丞相劉麟于武城先是金主已定議廢豫會豫乞師不已左副元帥魯王昌謂之曰

吾非不欲出兵也顧以用兵以來無往不捷而自立齊

國之後動輒不利恐蹈覆車挫威武耳豫請不已乃以

女真萬戶薩巴

舊倫束拔今改

爲元帥府左都監屯太原渤海

萬戶大托卜嘉

舊倫捷不也今改

爲右都監屯河間令齊國兵

權聽元帥府節制遂分戍於陳蔡汝亳許潁之間於是

尙書省上豫治國無狀金主下詔責數之畧曰建爾一

邦建茲八稔尙勤吾成安用國爲

攷異十將傳載岳飛獲金謀倖以爲己所

遣軍士責以約劉豫共擒烏珠謀歸豫遂廢此宋史所

本也岳固善於用間然豫之廢不全係此偶齊錄載金

行臺尙書省敕曰朕丕席洪休先宅諸夏將俾內外悉

登承平故自濁河之南割爲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

大公罪在邁征固不貪其土地從其變置庶共撫其生

靈建爾一邦建茲八稔尙勤吾成安用國爲率負而君

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別廟王封咎有所歸餘皆罔治將
大革於樂政用一陶於新風勿謂奪溪田之牛其別則
甚不能爲託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
有其餘便宜事件已委所司盡下元帥府去訖外處分
不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長施行仍布告逐處咸使聞
知蓋金人知豫無能爲而其時國規模粗定意在拓地
耳遂令昌等以侵江南爲名抵汴京先約麟單騎渡河
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與宗弼遇金人張翼圍之數
匝悉擒而囚之丙午金人廢劉豫爲蜀王初宗弼旣
執劉麟遂與左副元帥昌三路都統葛王褒同馳赴汴
城下以騎守宣德東華左右掖門宗弼將褒等三騎突
入東華門問齊王何在僞皇城使等錯愕失對宗弼以
鞭擊之徑趨垂拱殿入後宮門又問有美人揭簾曰在

講武殿閱射宗弼等馳往直隄殿豫遽起欲更衣宗弼
下馬執其手曰不須爾有急公事欲登門同議於是偕
行出宣德門就東闕亭少立宗弼乃麾小卒持羸馬彊
豫乘之約令偕至寨中計事豫拊手大笑上馬從衛猶
數十人宗弼露兩刃夾之囚于金明池攷異張浚行狀云浚嘗遣人齎
手榜入偽地誘劉豫畧曰如能誘致使之叛與精兵健
馬漸次銷磨茲報國之良圖亦爲臣之後效金用事者
見此榜已疑豫八月間豫聞王師北嚮遣韓元英告金
乞兵同舉金謂豫終欲困已益疑之會鄭瓊叛去浚復
多遣間持蠟書入偽地故遣之大抵謂豫已相結約故
遣瓊等降而豫再乞兵于金十月金副元帥宗弼徑領
兵來廢豫惓惓其有此機會而浚已去位矣趙鼎事實云
鼎欲使張浚出不意往廼壽春取其城措置已定會金
廢豫乃止其所措置
不見宋史今不載
丁未故朝請大夫陳師錫加贈

諫議大夫其子右朝奉郎顯言黨籍餘官任臺諫者凡

七人其五人皆已贈諫議大夫故有此命

李心傳曰師錫見元年四

年餘官自司馬康元祐中已贈諫議大夫陳瓘靖康中

追贈常安民任伯雨江公望龔夬紹興中追贈凡六人

而第三十六人殿中侍御史黃隱第三十人監察御史馬

治第三十一人石正言孫謬第三十六人監察御史王

回第四十五人殿中侍御史孫倚第四十六人左司諫

陳祐此六人與師錫皆未加贈凡十三人今顯乃以其

父及康瓘伯雨安民夾倚是日金右副元帥魯王昌

爲七人不知贈爲何官也

等復入汴京召僞齊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壽拜金詔

于宣德門下宣詔已昌與宗弼張紫蓋從素隊數十人

立西朶樓下僞尙書左丞相張昂右丞范恭右丞李穀

趨前欲拜昌斂身令通事傳言慰勞昂等次第進揖次

見宗弼宗弼不爲禮昂等退二帥入居東府遣鐵騎數千巡繞大內又遣小卒巡行坊巷揚言曰自今不用汝爲簽軍不取汝免行錢不取汝五釐錢爲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人少帝來此住坐於是人心稍定尙書省行下齊國自來創立重法一切削去應食糧軍願歸農者許自便齊國宮人檢劉豫所畱外聽出嫁內侍除看守宮禁人外隨處住坐自來齊國非理廢罷大小官職竝與叙用見任官及軍員各不得奪侵民利自來逃亡在江南人卻來歸投者竝免本罪優加存恤一應州縣見勘諸公事不得脫漏始豫僭位佗褚幣自一千至百

一皆題其末曰過八年不在行用其兆已見矣逮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絹二百七十餘匹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十萬兩糧九十萬斛而方州不在此數豫拘於瓊林苑嘗蹙額無聊謂魯王昌曰父子盡心竭力無負上國惟元帥哀憐之昌曰蜀王汝不見趙氏少帝出京日萬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十餘里今汝廢在京無一人憐汝者汝何不自知罪也豫語塞昌逼之北行問以所欲豫乞居相州韓琦宅昌許之先是進士邢希載毛澄上書請豫密通朝廷爲所殺自是畱錢五萬命道士追薦諸直言者而去豫弟

京兆畱守益輕財好施禮賢下士與士卒同甘苦頗有
遠畧金人亦忌之將廢豫先遣左監軍完顏杲右都監
薩巴以侵蜀爲名伐京兆襲益以歸金人以偽齊鉅青
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張孝純權行臺尙書左丞相契丹
蕭保壽弩爲右丞相金人溫敦師中爲左丞燕人張通
古爲右丞偽齊戶部侍郎馮長寧爲戶部尙書燕人張
鈞爲禮部侍郎又以杜崇爲兵部郎中張仲熊爲光祿
寺丞皆在行臺供職崇充子仲熊叔夜子也鈞始事遼
爲鴻臚寺少卿遼京軍節度掌書記奉張覺歸順表來
朝除徵猷閣待制至是復用罷偽齊尙書右丞相張昂

知孟州左丞范恭知淄州右丞李鄴知代州殿前都指揮使許青臣同知懷州僞皇子府左軍統制靳賽同知相州戶部員外郎韓元英爲忠武軍節度副使南路畱守翟綸爲橫海軍節度副使又以完顏呼沙呼舊倫胡沙虎今改爲汴京畱守僞齊河南監酒李儔同知副畱守知代州劉陶攷異僞齊錄倫劉陶爲都城警巡使宗室趙子滌爲汴京總制僞皇子府選鋒軍統制李師雄爲馬步軍都虞候前軍統制王世忠爲步軍都虞候僞知萊州徐文爲汴京總管府水軍都統制僞鎮海軍節度使山東路畱守李成爲殿前都指揮使兼知許州孔彥舟爲步軍都指

揮使兼知東平府涇原路經畧使張中孚爲陝西諸路
節制使權知永興軍秦鳳路經畧使張中彥權知平涼
府麟府路經畧使折可求環慶路經畧使趙彬熙河路
經畧使慕容洎資政殿學士知開封府鄭億年知河南
府關師古知拱州鄆瓊知亳州王彥先知宿州趙榮大
名府副總管劉光時並依舊職 時金晉國王宗翰已
亡金主以太師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爲太宗長子豪
猾難馭而京東畱守宗僑乃親叔父有才望乃拜宗僑
太保領三省事封充國主以制之初金制自祖宗以來
優恤臣下樂則同享財則共用自金主初時詞臣韓昉

教之稍學賦詩染翰及嗣位左右日進詔諛導之以宮
室之壯侍衛之嚴入則端居九重出則警蹕清道視舊
功大臣寢疎且非時莫得見盡改開國之故制由是宗
戚思亂 初修武郎朱弁既爲金人所拘至是遣使臣
李發歸報宗翰等相繼歿 亡秦檜曰金國多事勢須有
變帝曰金人暴虐不亡何待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
自有時帝曰亦須有所施爲而後可以得志但今政猶
病人誤服藥氣力尙羸來春當極力經理中原 乙卯
爲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立虞主不視朝故事山陵埋重
于皇堂之外及將祔徽宗主翰林學士朱震言不當虞

祭又請埋重于廟門之外帝命禮官議太常以爲不可
乃埋重于報恩觀立虞主昭慈之喪也工部侍郎韓肖
胄題虞主至是震引漢唐及昭陵故事爲言乃不題

十二月乙丑帝親行奉哭之祭用酒幣先是虞主還几
筵殿帝服袍履奉迎遂行安神禮自埋重至于癸亥皆
太常代行九虞及是又親祭焉 丁卯祔徽宗皇帝顯
肅皇后神主于太廟第十一室初議祔廟畢純吉服及
太常以爲請上詔曰情有不安可竝如舊其埃過小祥
取旨 戊辰中書門下省奏勘會已降指揮來春復幸
浙西所有太廟神主台先次進發詔恭依 庚午樞密

院進呈先得旨令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移司鎮江府留兵以守楚州秦檜奏曰諸軍老小旣處置得宜萬一緊急諸帥當盡力捍衛時已命張俊岳飛皆留屯江內故檜奏及之世忠上奏極論敵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蔽遮江淮誓與敵人決於一戰帝賜札曰朕迫於彊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顧以頻年事力未振姑鬱居於此前日恐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何以過使朕悚然興歎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閫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旣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

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 辛巳尙書
禮部侍郎常同試御史中丞 癸未有司奉九廟神主
還浙西百官解于城外 徽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
高公繪還自金初劉豫旣廢左副元帥魯王昌乃送倫
等歸曰好報江南旣道塗無壅和議自此平達前七日
知泗州劉綱奏倫歸耗帝嚙蹙曰朕以梓宮及皇太后
淵聖皇帝未還曉夜憂懼未嘗去心若敵人能從朕所
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趙鼎曰仰見陛下孝心焦勞帝
曰國家但能自治以存天心豈無復彊之日及見倫金
人許還梓宮及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帝大喜賜與

特異時通問副使朱弁以表附倫歸進帝覽之感愴厚
恤其家 金主詔改明年爲天眷元年大赦命韓昉耶
律紹文等編修國史以完顏昂爲尙書左丞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 是日金徙劉豫於臨潢府 丁亥以王倫
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充大金國奉迎梓宮使
高公繪爲右朝奉大夫充副使 是冬川陝宣撫副使
吳玠遣裨將馬希仲攻熙州希仲素安庸得檄卽氣索
不得已進營熙州城外數十里熙州父老聞官軍來有
欲率眾歸附者金將宣言曰北軍今日大至當共劫營
希仲聞之昏時拔寨遁去希仲還玠斬之以徇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九